



紅樓夢
新解

潘重規
著

紅學論集序

一百年前，我國大詩人駐日使館參贊黃遵憲先生對日本漢學家說：「《紅樓夢》乃開天闢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恨貴邦人不通中語，不能盡得其妙也。論其文章，宜與《左》、《國》、《史》、《漢》並妙。」這一番話，在今天似乎可獲得全世界文人學者的首肯。我有一位朋友，四十年前，在外交界服務，和歐美人士一次聚談中，有人提議舉出心目中認為最好的一部文學作品，結果得票最多的竟是中國的《紅樓夢》。這雖然是一時遊戲，未必便成定論，但由此可見《紅樓夢》是多麼受中外人士的愛好，它吸引讀者的力量又是何等鉅大！

在我記憶中，進入中學時，我已經成了一個紅迷。腦海中終日盤旋著林黛玉和賈寶玉的倩影，恰如棋迷腦海中充滿了黑子白子一般。那時不但不曾問曹雪芹是什麼人，根本就不理會作者是什麼人。我只覺得這部小說具備一種吸力，它把我整個心靈都攝收到作品的一字一句當

中。因此，一卷《紅樓夢》常常會逗得我廢寢忘餐，不忍釋手。看到傷心處，便覺滿紙閃爍著晶瑩的淚珠；看到歡愉時，便覺眼前展開溫馨的笑靨。遇到動人心魂的字句，咀嚼玩味，有時十天半月都不能放下。真正像香菱學詩的時候說的：「念在嘴裏，倒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似的！」試問，幾千斤重的橄欖，這一輩子如何能咀嚼消受得盡呢？而且我每次讀《紅樓夢》，總覺得作者有一段奇苦鬱結的至情，乍吞乍吐，欲說還休。他口口聲聲說：「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又說：「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但讀過了全部《紅樓夢》，提到年月朝代處，從沒有大清字樣。甚至歷敘古今人物時，說什麼「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第二回），簡直像是明朝人的口吻，令人興「不知有清」之感。作者寫作的時代，為什麼要藏頭露尾，閃閃爍爍；既不在書中說明，又不在書外標出呢？這是我沈醉於《紅樓夢》之後，帶來了這類不少的困擾，真有「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之慨。到了民國十三年，遊學南京，這時值蔡元培、胡適兩先生紅學論戰之後，得讀蔡先生的《石頭記索隱》、胡先生的《紅樓夢考證》。知道蔡先生的主張是：

《石頭記》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弔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胡先生則確定《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他的結論是：

《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裏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

這一次的紅學論戰，胡先生獲得全勝。例如他駁斥蔡氏劉姥姥是湯潛庵的說法，真是痛快之極。胡先生又發現脂評《紅樓夢》抄本，斷定刻本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後四十回是高鶚的偽造。胡先生認為這是歷史科學考證方法的成功。因此博得一般學者的信從。魯迅的《小說史略》，乃至日本歐美，差不多整個世界談《紅樓夢》的全都採用了胡先生的學說。從民國十年以後，說得上是「定於一尊」的「胡適時代」了。那時我剛進入大學中文系之門，感到浩瀚無涯的學海，真是望洋興歎。在師長督導之下，剛日讀經，柔日讀史，那有閒情暇日去瀏覽小說。因此蔡胡二先生一場激烈紅學論戰，似乎不曾在我心上發生震盪，也未引起我研究《紅樓夢》的興趣。不過在中學四年級時（那時是舊制中學，修滿四年畢業），很愛好張蒼水、顧亭林的詩文，課餘時，總是手把一篇，自吟自賞。考進大學後，更喜涉獵顧黃王三先生的著作。又縱觀南明野史，以及清代文字獄的檔案。發現亭林諸人詩文集中，凡涉及清代年曆，皆絕而不書，甚至誌墓之文，如生卒年月，非明白寫出不可的，也千方百計，委婉曲折加以表明，決不肯寫出滿清朝代年號，以表示他們不屈服異族的志節。如顧亭林〈歛王君墓誌銘〉

云：「王君以崇禎十四年卒，後三年國變，王君之子璣流寓於吳，又一年而不孝始識王生，因以知王生之人與其世德之概。與王生交一年，而王生以狀請銘，不孝以母未葬，弗敢作也。又一年，卜葬，葬有日，而王生復來請銘，不孝不獲辭而銘之。」像這一類屬辭的方法，皆因作者苦心隱痛，務屏夷清的偽曆，不得干華夏的正統。這使我觸悟到《紅樓夢》作者不肯寫明著書的朝代，正和亡國遺民抱著同樣的情懷。我看了許多南明野史和文字獄檔案，又發現清初這一段時期，無論是文人學者，江湖豪俠，凡屬反抗異族的志士，都是利用「隱語式」的工具在異族控制下秘密活動。清文字獄的檔案中，有一件是劉墉搜出丹徒生員殷寶山的詩文，乾隆的上諭說：「至閱其內〈記夢〉一篇有云：『若姓氏、物之紅色者是。夫色之紅非姓之紅也，紅乃朱也』」等語，顯係指稱勝國之姓，故為徽國之語以混之，尤屬狡詭！該犯自高曾以來，即為本朝臣民，食毛踐土，乃敢繫懷故國，其心實屬叛逆，罪不容誅。」看了這段話，使我聯想起《紅樓夢》第五回，警幻仙曲演《紅樓夢》；第五十二回，真真國女子「昨夢朱樓夢，今宵水國吟」的詩句，對照起來，分明是把紅字代替朱字，這是不是「繫懷故國，其心叛逆」呢？明崇禎殉國後，號稱易堂九子的魏禧諸人，選擇了江西寧都縣的翠微峰，做他們革命的根據地。他們讀書講習的場所，號稱為易堂。《說文》解古文「易」字是日月相合，日月相合便是「明」。彭躬庵的《易堂記》說：「丁亥，合坐讀史，為筆記。為詩，詩一遵正韻。是冬，諸

子言易，卜得離之乾，遂名易堂。……山居屋有五，易堂為公堂，左右室並列。」這段話用隱語說明「易堂」即是明代的朝廷。因為《易經》離卦是光明的象徵，它的象辭說：「離，麗也。日月麗乎天，重明以麗乎正。」象辭又說：「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重明」、「繼明」即是「復明」的意義。他們以「易堂為公堂」，公堂即是朝廷的意思，也算是他們革命政府的象徵。易堂諸子作詩用正韻，正韻乃是明太祖敕撰的《洪武正韻》，作詩用明韻，正是他們反抗清朝的表示。乾隆十八年又曾經發生一樁怪案，一個名叫丁文彬的，自稱皇帝，忽然要傳位與曲阜衍聖公，文字獄檔案留有他造曆書的口供單說：「小子只有一個人著書抄寫，因上帝命我趕修這《洪範春秋》，故此不能再有工夫造這新書了。直到即位六年上才造起的，只造得三年，並沒隱藏別處，那大夏是小子國號，天元是年號，小子因做得一無好處，去年因請命了上帝，把天元改作昭武，傳位與小聖公的。既有年號，就寫欽定了。至於書面上寫大夏大明，那是取明明德的意思，大夏是取行夏之时的意思。」看了這段供詞，又觸發我對《紅樓夢》的疑問。《紅樓夢》第十九回，作者從寶玉口中發出一番議論說，除明明德無書，以寶玉的為人，他最欣賞的書應該是《西廂記》、《牡丹亭》，為什麼最崇拜的會是《大學》？就算是最崇拜《大學》了，為什麼不說「除《大學》外無書」，而偏要說「除明明德外無書」！這會不會是丁文彬所說「大明取明明德的意思」的革命術語呢？我在未了解《紅樓夢》運用隱

語涵義以前，我對於《紅樓夢》的文辭意義，發現許多疑問和矛盾，等到了解隱語涵義以後，便發現《紅樓夢》作者確是「持民族主義甚摯」，對於胡先生的說法，反而覺得觸處難通。我的看法，簡括來說，賈寶玉是代表傳國璽，代表政權，林黛玉影射明朝，薛寶釵影射清室。林薛爭取寶玉，即是明清爭取政權，林薛的得失，即是明清的興亡。賈府指斥偽朝，賈政指斥偽政。所以我的結論是：《紅樓夢》確是一部運用隱語抒寫亡國隱痛的隱書。作者的意志是反清復明。書中對賈府施以無情的攻擊，罵他們爬灰養小叔，即是攻擊文太后下嫁皇叔多爾袞的醜行。我們試想，以一個倫理觀念極重的中華民族，把統治我們的清帝的禽獸穢行揭發出來，此一宣傳，激起反清的力量該多麼大！作者又在書中反覆指點真假，既有賈（假）寶玉，又有甄（真）寶玉，真假兩寶玉，面目雖是一般，但政權在本族手裏就是真，政權在異族手裏便是假。因此清朝是偽，明朝就是真。真的必然會復興，偽的注定要失敗。寶玉說「除明明德無書」，這是作者嚴正的表示，明朝纔是正統。能明瞭明朝之德，便不可出仕偽朝。所以他極力抨擊讀書求官的是國賊祿蠹（第十九回、第卅六回）。有人說解釋寶玉為傳國璽是穿鑿附會，其實不然。我們細看作者穿穿插插，隱隱約約的告訴讀者，石頭就是寶玉，寶玉就是傳國璽。他首先在第一次敘述青埂峰一塊石頭，鍛鍊通靈，「須得再鑄上幾個字，便是件奇物。」因為印璽是必須有文字的。又從甄士隱夢中，指出這石頭原來是塊美玉。第八回更從寶釵的口中眼

中詳細描寫這塊美玉，形體大小和《三國志·孫堅傳注》中所載漢傳國璽相同。玉上「莫失莫忘，仙壽恆昌」的刻字，更是漢傳國璽「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的翻版。為了印璽必須用硃，所以作者的靈心，便憑空捏造出今古無雙的愛紅之癖來。書中第九回、十九回、二十一回、二十三回、二十四回，頻頻提及寶玉愛喫胭脂，原來是從玉璽要印硃泥設想出來的。至於胭脂作何形狀呢？試看平兒到怡紅院化妝時，見到的胭脂，卻是一個小小的白玉盒子，「裏面盛著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樣。」這又是作者暗示胭脂即是印泥。試想，一塊玉石鐫上傳國璽的文字印上硃泥，這不是明白告訴讀者，寶玉就是傳國璽嗎？

以上這一派見解，蟠踞我胸中，直到民國四十年，來臺灣師範學院任教，那年五月間，在戴靜山教授家，和董同龢、陳致平諸先生閒談，偶然提到我對《紅樓夢》這番看法。沒料到隔不幾天，臺灣大學中文系學生會羅錦堂會長，奉董同龢教授之命，來到我的宿舍，邀我五月二十二日去臺大作一次學術演講，指定要我講對《紅樓夢》的看法。那次講題我定為「民族血淚鑄成的《紅樓夢》」（講詞在《反攻雜誌》發表）。我認為《紅樓夢》原作者不是曹雪芹，全書不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後四十回也不是高鶚偽作。這是胡先生考證《紅樓夢》三十年後，第一次有人否定他全部的學說。果然，經過不久，胡先生在《反攻雜誌》第四十六期刊出了〈對潘夏先生論紅樓夢的一封信〉，認為我「還是索隱式的看法」，「還是笨猜謎的方法」，「全不相信

辛苦證明的《紅樓夢》版本之學」，「全不接受三十年前指出的作者自敘的歷史看法」。我為了答覆胡先生，曾讀遍胡先生研究《紅樓夢》的全部著作，也曾深切反省研究《紅樓夢》的方法。我在答覆胡先生的文章中（也在《反攻雜誌》發表），再度提出證據，證明胡先生的錯誤。並寫下了這麼一段話：「我很感謝胡先生，他指示愛讀《紅樓夢》的人說：『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是誰，著者的事蹟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為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我覺得，除了胡先生所說之外，我們還須熟讀深思，涵泳全書描寫的內涵和結構；我們還須高瞻遠矚，洞觀整個時代和文學傳統的歷史背景，庶幾能體會到《紅樓夢》作者的苦心，纔不致抹殺這一段民族精神的真面目！」

為了要明白《紅樓夢》的真相，三十多年來，我努力搜羅《紅樓夢》的版本和資料。在香港新亞書院，創設「《紅樓夢》研究」課程，刊行《紅樓夢研究雜誌》。又受好奇心的驅使，一九七三年的秋天，在巴黎東方學大會閉幕之後，曾經闖入蘇聯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簡稱東方院），披閱所藏舊抄本《紅樓夢》。東方院孟西科夫教授說我是從外國來看這個抄本的第一個中國人，並且認為我研判的結論，糾正了他們鑑定的偏差。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覺得是不虛此行的。這個抄本，淪落在異域一百六十年，初次見到探訪它的本國讀者，真忍不住要相對嗚咽。

了。近二十多年來，不斷有新版本、新材料發現，我也和海內外紅學家，如俞平伯、周汝昌、吳恩裕、吳世昌、趙岡、馮其庸、余英時諸先生不斷的有辯詰討論的文章。總結來說，一切新版本、新材料的發現，不但不曾動搖我基本的看法，反更增強我確認的信念。我現在還要重複我在《紅樓夢新解》所說的話：「假如看清楚這書的時代背景，鑑定這是一部民族搏鬥下的產物，熟識黑暗時代大眾默認的革命術語，我們再細讀此書時，耳中彷彿可聽見當時民族志士的呼號，眼中彷彿可看見當時民族志士的血淚，我只是忍不住要將看見聽見的寫將出來，至於與現代人的見解或異或同，我竟不曾顧慮到。撇下這層，談到《紅樓夢》在文學上的成就，無疑的，它已經在競走場中奪得了錦標。如果我們事後發現這個奪標的選手，並非和同伴同樣的空著手競走，而且還提著一個極沈重的包裹，我們對這個任重致遠的選手，除了驚訝他的超群絕倫，越發加深崇敬外，還有什麼可說呢！」愛國史學家連雅堂先生告訴我們：「臺灣民間風俗，農曆三月十九日是太陽節，家家戶戶點燈，意思是追求光明，就是要永久勿忘明朝的『明』字，這一天原是崇禎皇帝殉國的日子，也可當作一個民族紀念節。」看清楚了臺灣的革命史實，了解了臺灣曾遭受異族宰割，太陽節的「燈」，確實是照亮了無比的民族精神，蘊含了無限的民族血淚。假如忽略了臺灣太陽節的背景，不也同樣會遭人詬誶，變成《紅樓夢》索隱派的笨猜謎嗎？

幾十年來，我從《紅樓夢》一書中所窺見的中華民族精神的光芒，一直閃爍在我心中。我不敢說我的知見是真知灼見，但在沒有證據證明我的錯誤時，我也不敢放棄我所看見的民族精神。因此，幾十年來，和胡適之先生以及紅學專家，發生了無數次的論辯，著眼都在保衛這段民族精神上。論辯的文字，已結集的有《紅樓夢新解》、《紅樓夢新辨》、《紅學六十年》三書。還有歷年來未加結集的論文，散見海內外報章雜誌。門人友好頗以散佚為憾，並慫恿搜集成冊。適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重視學術，願為出版流通。因將《紅樓夢新解》、《紅樓夢新辨》、《紅學六十年》三書重加校正。又結集歷年來論文為《紅學論集》一冊，合併付印。我有幸得此機會向海內外讀者傾吐我的心聲，在此，我竭誠渴望能得到解開我七十年來疑結的指教！

潘
重
規

自序

這幾篇小文是我近十年來研討《紅樓夢》陸續寫成的。第一篇〈紅樓夢新解〉算是我對《紅樓夢》看法的提綱，因此結集成這本小冊子時，就統稱它做《紅樓夢新解》。

少年時，我愛讀《紅樓夢》，後來多看清初遺民的文章著作，以及文字獄的檔案紀錄，觸發了《紅樓夢》中隱事隱語的機括，愈看愈覺得《紅樓夢》是一部漢族志士用隱語寫隱痛隱事的隱書，決非旗人曹雪芹所作。近年來，對《紅樓夢》的問題，談論的時候居多，寫作的時候很少。任教臺灣，曾就所見在臺灣大學、師範大學、文藝協會小說研究班作多次公開演講。南來後，又在南洋大學、華義中學、吉隆坡尊孔校友會、雪華高師同學會學術研究會演講多次。參加歐陸第十屆漢學會議時，又曾宣讀《紅樓夢》新看法的論文。明知全世界人士認定《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而個人獨持異議，自然很難得人同意；但是滿腹的疑團，又不能不一吐為快。因此常常被邀演講，而每次演講以後，許多朋友和編輯先生都逼我寫些文字，這裏幾篇文

字可說全是被逼寫出來的。除〈脂評紅樓夢新探〉一文為了太長，未經刊布，其他各篇都散見新加坡、香港、臺灣各報章雜誌。由於異時異地，分頭發表，故內容不免有重複之處。現在綜合起來，算是我個人對《紅樓夢》的具體見解，也可以說是我對《紅樓夢》傳統說法的具體懷疑。我很高興能有機會就正於當世愛好《紅樓夢》的讀者。我相信真理愈辯愈明，我的說法，如果不能有裨於真理，真理是必將有益於我的，我竭誠期望讀者們多多予以指教。

紅樓夢新解 目次

紅學論集序

自序

《紅樓夢》新解

胡適〈紅樓夢考證〉質疑

一、考證《紅樓夢》的方法問題	三一
二、曹家的家世問題	四五
三、《紅樓夢》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的問題	五五
四、結論	六八

脂評《紅樓夢》新探

七三

一、脂評本的概況

七三

二、脂硯齋是誰

七八

三、我對脂評的看法

八七

《紅樓夢》的作者和有關曹雪芹的新材料

一五九

一、了解《紅樓夢》的先決問題

一五九

二、《紅樓夢》的作者

一六〇

三、《紅樓夢》的主旨

一六五

《紅樓夢》答問

一七一

一、寶玉影射傳國璽之謎

一七一

二、林黛玉薛寶釵之謎

一八七

三、隱痛、隱事、隱語、隱書

一九七

怎樣讀《紅樓夢》

二一三

《紅樓夢》新解

《紅樓夢》，它活在中國小說界，正如太空中高懸著一顆明星；它的光輝，永恆的、晶瑩的，閃耀在宇宙內，多少讀者為它心醉、傾倒、流淚、著魔。過去如此，將來也復如此！我們用肉眼看出此書的表層，無疑的，是一部精妙絕倫的言情小說；但是，如以慧眼觀照，通過這悽惻動人的兒女深情，還可以觀察到作者嗚咽的、傾瀉著民族興亡的血淚。他一字一淚，乍吞乍吐，傳達出一段民族沉哀，想衝破查禁焚阮的網羅，告訴失去了自由的並世異時的無數同胞，指示他們趨向自救的光明大道。我彷彿見到作者這片苦心，不惜撥弄唇舌來辨明這重公案。

多少年來，探求《紅樓夢》本事的學人，有各種不同的斷案。現在我抄錄周樹人《小說史略》的評論如次：

此書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別求深義，揣測之說，久而遂多。今汰去悠謬不足辨，如謂是刺和珅（《譚瀛室筆記》），藏識緯（《寄蝸殘贅》），明